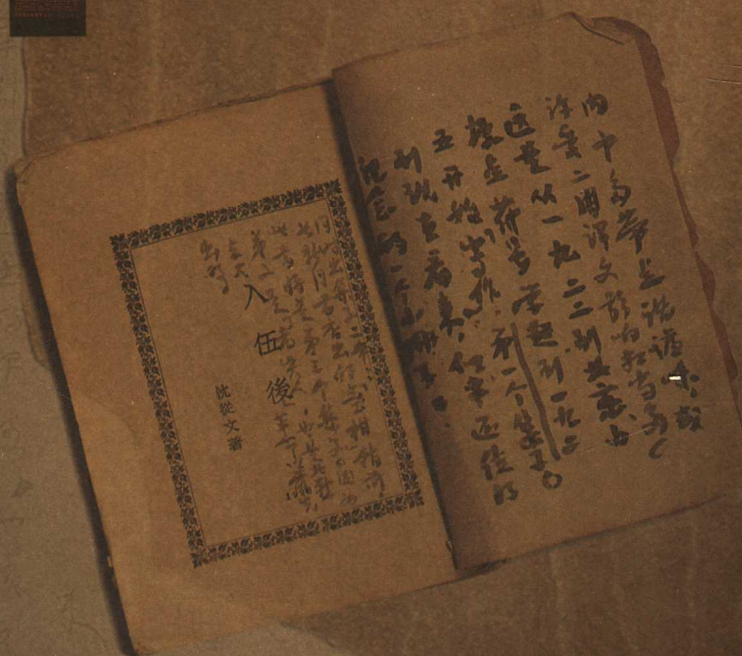


龙朱·虎雏

沈从文 著

精选插图本

卓雅 姜怡 插图



北京文艺出版社

龙朱·虎雏

沈从文 著

卓雅 姜怡

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朱·虎雏 / 沈从文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78-2748-6

I. 龙... II. 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2382 号

龙朱·虎雏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河北省文峰档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165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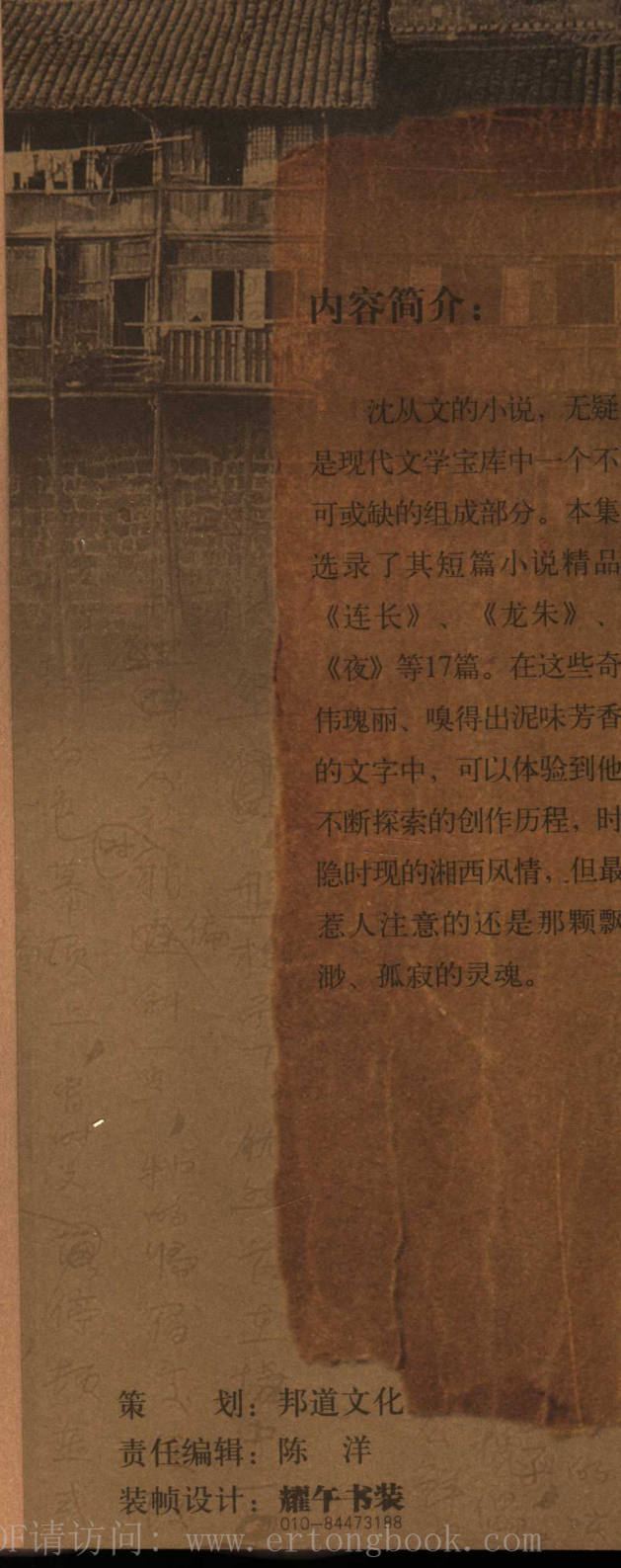
ISBN 7-5378-2748-6

I·2685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出生于湘西凤凰县，有着苗汉土家族的血统。是京派小说代表人物，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既没有新式的留洋背景，也没有传统的家学渊源，却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为人们构筑了一幅幅古朴自然的湘西生活画卷。他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在当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他的影子。其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文论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内容简介：

沈从文的小说，无疑是现代文学宝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集选录了其短篇小说精品《连长》、《龙朱》、《夜》等17篇。在这些奇伟瑰丽、嗅得出泥味芳香的文字中，可以体验到他不断探索的创作历程，时隐时现的湘西风情，但最惹人注意的还是那颗飘渺、孤寂的灵魂。

策 划：邦道文化

责任编辑：陈 洋

装帧设计：耀午书装

010-8447318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1977 年在北京小羊宜宾胡同的“窄而霉斋”



▲ 沈从文自绘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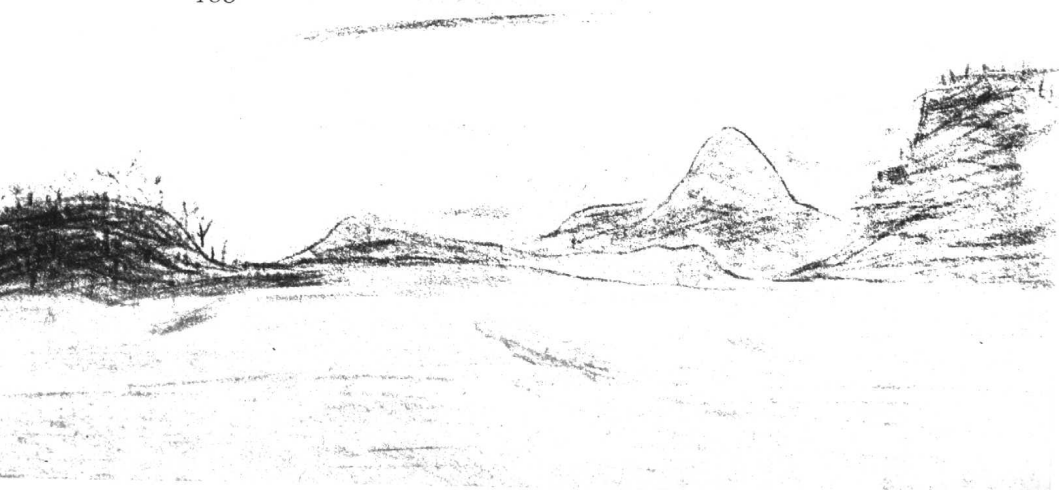


1902~1923 年沈从文行走路线图

沈龙朱整理

目录

密柑	1
柏子	8
龙朱	18
夜	43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55
牛	68
菜园	87
烟斗	99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113
虑维	143
默小景	176
看虹录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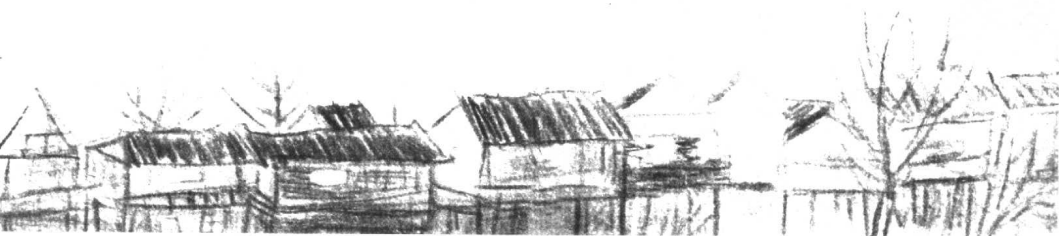


春 黄 八
昏 昏 骏
图 图

204

220

233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个聚会的，钱由学校出，表面归S教授请，把一些对茶点感到趣味的学生首领请到客厅来，谈谈这一星期以来校中的事情。学生中在吃茶点以前心里有点不愉快的就随意发挥点意见，或者是批评之类，S教授则很客气的接受这意见，立时用派克笔记录到皮面手册子上头，以便预备到校务会议席上去提案。其实这全是做戏。等到鸡肉馄饨一上席，S教授要记也不能，学生们意见便为点心热气冲化了。纵或是吃完点心仍然可以继续来讨论，但是余兴应为S教授太太来出场，在一杯红茶以后，大家又都觉得极其自然的是应各个儿分开，散到园子内树下池边去谈话，也才像个会，所以S教授手册上结果每次记录都只是一半。不过这正可证明圣恩大学显然是全满了学生意，纵有一点不惬人意处，茶点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这种聚会上，有一个人所叨的光要比每次馄饨鲑饺所费还要多，这是少数学生也极明白的。但这关于个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来德行这字原只放在口上讲讲就行的，如像牧师的庄



严单单放在脸上就够了一个样，所以我们还是不说好。并且，又据说有一类人正因为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过，不依做文章的人，说是轻视了上帝，这一来，天国无从进，危险的，莫让诅咒落在自己的头上吧，我真不说了。

时间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后缀有许多黄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开得那样的繁密，像是除了专为助长年青人爱情，成全年青情人在它枝下偷偷悄悄谈情话外无什么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长的，那是褥子，也只单为一对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秘事情才能长得那么齐。

丁香花开得那样的繁密，像是除了专为助长年青人爱情，成全年青情人在它枝下偷偷悄悄谈情话外无什么意思。





在这样天气下，一个年青人没有遐想那是他有病。再不然已经是有一个爱人陪到在身边，他只在找出一打的机会使女人红脸，没有空再去想那空洞爱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会，男女同学仍然都像往天一个样来到S教授住处，聚在一块儿，用小银匙子舀碗内的鸡肉馄饨吃，第二次又吃火腿饼，一人各三个，放到银的盘子里，女人平素胃口本来是弱的，这时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后，美国磁器绘有圣母画的杯子装着红茶出来了。

坐在主位的教授太太开了口：

“这样天气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园子里玩一个整天！”

“我们还有一大篓蜜柑，是吴师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请客，所以留大家！”

S教授说了就微笑。这是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大学教授在学生面前不失尊严的微笑。

学生于是抚掌。

有蜜柑吃抚掌原是值得的。

“柑子正要吃，不然放着天热会坏了，”教授太太站起身来说，一面用手指点在餐桌上的客数目。

这一来，几个刚才离开众人到沙发上去躺的男生，立时又走过来恢复原位了。

“我要数，”太太说，“我有一个好意见，我数你们那一个有女朋友，这柑子就可多得两三个，因为天气这样热，别人去



到树下说情话，口干那是自然的。你们没有女朋友，陪到S先生到这客厅中谈话，还有茶，所以各人有了两个柑子也够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样，S师母不应特别爱他们的。我们没有朋友在此是师母的过，为什么不先日早告给我们，我们纵不有也好要师母帮到找？”

男人方面涎脸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来只是一个人的便早红了脸。

“师母说的话是有意袒护几个少数帝国主义者！”这是一个曾经在学生会做过主席的抗议，话说得漂亮透了。

另一个，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点私事的，就说：“我们陪到S先生也是要说话，难道就只有谈情话能够使人口干么？”

“那你们有菜，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厅里多方便！”

“可是凭天理良心说，我们莫有情人的，应当在柑子上多得一点便宜，也才是话！”

“……”

这是一个利权得失的大问题。又因为在S教授夫妇面前撒一点娇不妨事，于是这边以理由的矛来攻，那边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竖起来。宁可大家慢吃点，分配方法不妥贴，大家也就不能即刻散开的。

“好，算我的，你们这些陪到我同师母谈话的人我要师母回头再送你们一样好点心，总算公平吧。”S教授说。

幸得S教授来解决，于是叫了听差即把蜜柑篮子取出来。



分散了。

二十三个人中十二个人是得了双份,其余则等候别的东西再看了。

这之间,有一个人忍受了损失不说话,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时,却只取两个。

“怎么,交际股长难道是一个人么?”师母笑了。

不。当真不。这中有三个人原是都可以算得够同她在一块儿来谈情话的,但人是三个,就不好办了。她很聪明的只取一份,使他们三人都无从争持。大家本来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见到是这样,也只取单份。这三人中共有两个是学政治的,一个人是在学校中叫做诗人的小周,那么一来,政治显然是失败,诗人也算失了恋,明日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见到一首动人的爱情散文诗了。

领双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两个两个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两方面都算失败的人。不过不到一会儿,客厅中人就又减少了一半,这因为还有两对是那已有交情不愿众人明白的男女,所以牺牲了蜜柑,保存了秘密,此时仍然走到别处谈私话去的。

天气这样好,正是诗人负手花下做诗的好时节,况且又失意,小周先就顾自跑到后园池子边去了。

交际股长密司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个人离开了客厅。



大凡学政治的人头脑都是一个公式所衍化,是以两人看到自己的蜜柑,为诗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前去看看命运的。密司F不消说是即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F走到身边来小周才知道。

“你为什么一个人却来此地玩?”

“那你?”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两人相对笑,于是站着那个就酥酥软软挨到身边坐下来,这一坐,下期周刊诗的题目变了一个了。

我再说一遍:时间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后缀有许多黄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开得那样的繁密,像是除专为助长年青人爱情,成全年青情人在它枝下偷偷悄悄谈情话外无什么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长的,那是褥子,也只单为一对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秘的事情才能长得那么齐。

池子边是算得S教授住处顶僻静树多的一个好地方。虽然这些人都向这地方走来,一些小土坡,这里那里堆起来,却隔断了各人的视线。花是那么像林像慢的茂盛,还有大的高的柳树罩得池边阴凉不见天。明知是各人离得都不会很远,喊人也能听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说些使那听的人心跳脸红话语的时节,谁也不会前来妨碍谁。

因此大家都能随意点,恣肆点。



回头来，密司F转身到客厅，见到一个茶几上放了个柑子，口正干，不客气的就撇开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当密司F同到一个政治学生眼光相碰时，脸红了。柑子就是这位政治学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会有人提议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无聊诗歌的。……”

于北京东城

本篇发表于1927年5月28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29期。署名从文。